事執有罪固視其他之擅命者不同矣春秋不應舍仲幾而專苛議晉人也然則稱人蓋全之也稱君則不在會稱臣則嫌與大夫之專執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左傳夏叔孫成子婼之子不敢逆公之喪於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于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衆事皆諮問子家子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幾哭會也不欲見叔孫故朝夕哭不同會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

曾不曰有先君之適在故亦如其意而書即位比于桓宣夫豈與之亦以誅之也昭公薨至是閱七月矣已越葬期而喪始至喪至五日而定公始立蓋意如無君不以禮正先君後君之終始逆之緩立之緩皆不以時其惡著矣凡公即位皆于遭喪明年之正月而定公以六月凡即位皆于朔日故不待書日而定公書日凡歲首必書正月而此年無正月所以著定公之制於強臣先君無正終已無正始也其義深切

著明矣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左傳季孫使役如闞口暫反公氏將溝焉闞魯羣公墓所在公氏春秋言氏猶如言家故謂公之墓地為公氏季孫惡昭公欲溝絕其兆域不使與先君同榮駕鵞曰魯大夫榮成伯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氏問於榮駕鵞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為惡謚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于墓道南孔

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九月大雩

穀梁傳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雩之為非正何也冬禾稼既成猶雩則非禮可知秋禾稼始苗嫌當須雨故問也毛地之所生謂之毛澤百穀之潤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為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　啖氏曰雩者

杜氏曰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天火曰災　何氏曰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外闕一觀　孔氏曰雉門公宮南門之中門也釋宮云觀謂之闕周禮象魏鄭衆云象魏闕也劉熙釋名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為道也（崔豹云蓋為二臺于門外作樓觀于上）然則其上懸法象其狀魏魏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又謂之觀也是觀與象魏闕一物而三名也觀與雉門俱災則兩觀在雉門之兩旁矣（何氏曰門為主觀為飾）　蜀杜

氏曰魯立雉門兩觀僭天子也魯之僭禮聖人譏之必因其事而托義焉　李康曰公穀惑於桓宮僖宮災不言及遂謂災起兩觀春秋不以微及大故後言之此說非也桓僖二廟分明故不必言及此若不言及則嫌於雉門之兩觀獨災耳文法合如此何疑

秋楚人伐吳

左傳桐叛楚（桐小國廬江舒縣西南有桐鄉）吳子使舒鳩氏（楚屬國）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教舒鳩誘楚使以師臨吳）我伐桐為我使之無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拔公作枝

薛氏曰魯大夫盟諸侯邾喪未期而為會盟交失之

附左傳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惠侯之後有兩肅所六反爽音霜駿馬名也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

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
子常歸唐侯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
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
禮不畢將死遣蔡侯之禮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
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
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

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晉楚兵交止此

左傳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文公王官伯也

晉人假王命以討楚之久留蔡侯故云晉荀寅求貨于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鮮虞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

之析羽為旌王者遊車之所建鄭私有之因謂之羽旄借觀之明日或旆以會或賤者也繼旐曰旆令賤人施其旆執以從會示卑鄭晉於是乎失諸侯　按是時晉楚之德相似也其大夫用事而貪於賄又相似也諸侯兩貳而夷侈無厭縣視與國至以一裘一馬拘唐蔡之君三年而後遣蔡昭侯乃隱太子之子也於是赫然奮其讎恥之志指漢而誓沈玉而濟如晉請師以伐楚晉為之請命于天子天子為之特使其老以臨之大合十有八國之君蔡陳鄭許頓胡素屬

漢東江北地名後從江南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欲適使勿渡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毀吳所舍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阸三者漢東之隘道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黑楚武城大夫吳用木也我用革也用軍器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楚大夫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沈尹戌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城口三隘道之總名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二別在江夏界三戰子

畀布裳剄而裹之（司馬已死剄取其首）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芊以從（鍾建楚大夫）由于徐蘇而從鄖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蔓成然之子昭十四年平王殺成然）辛曰君討臣誰敢讐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讐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

賦無衣（秦風）九頓首而坐（無衣三章章三頓首）秦師乃出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三月公作正月）

附左傳王人殺子朝于楚

夏歸粟于蔡

左傳以周亟矜無資　公羊傳孰歸之諸侯歸之曷為不言諸侯歸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　穀梁傳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　杜氏曰蔡為楚所圍饑之故魯歸之粟　按二傳皆稱諸侯歸蔡粟

然其畧言之何也侵楚無功圍蔡不救及吳既破楚入郢解蔡圍然後相率而歸之粟救災恤鄰從簡書之道固如是乎故畧而不序見其事之末矣

於越入吳

左傳越入吳吳在楚也　杜氏曰於發聲也　孔氏曰公羊傳言越與於越立文不同事有褒貶左氏無此義越是南夷夷言有此發聲史官或正其名或從其俗越與於越史異辭無義例　按於越猶云邾婁

孔氏之說是也哀元年傳言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召國人而問焉逢滑對曰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于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逢滑之言視史墨之言可謂徵於近而當於理要言不煩矣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左傳六月季平子行東野季氏邑還未至丙申卒于房

陽虎將以璵（音餘）璠（音煩）斂（璵璠美玉君所佩）仲梁懷弗與（懷亦季氏家臣）曰改步改玉（昭公之出季孫行君事佩璵璠祭宗廟今定公立復臣位改君步則亦當去璵璠）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季氏臣費宰子洩也）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為君不欲使僭）既葬桓子（意如子季孫斯）行東野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于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時從桓子）仲梁懷弗敬（慢子洩）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行逐懷也）

胡傳內大夫有罪見討則不書卒公子翬是也仲遂殺惡及視罪與翬同而書卒者以事之變卒之也

意如何以書卒見定公不討賊復以為大夫全始終之禮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附左傳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三萬七千五百人）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道猶法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稷沂皆楚地）吳人獲薳射（楚大夫）於柏舉其子帥奔徒（散卒）以從子西敗吳師于軍祥（楚地）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槩

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自為吳王號夫槩奔楚為堂谿氏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地名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前年楚人與吳人戰多死麇中言不可併焚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言焚吳復楚則祭祀不廢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楚地名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闉輿罷楚大夫闉輿罷請先請先至吳遂逃歸遂逃歸楚言吳惟得楚一大夫復失之

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

文伯桓子從父昆弟也陽虎欲為亂恐二子不從故囚之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季氏族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内魯南城門庚寅大詛逐公父歜昌欲反即文伯及秦遄市專反平子姑壻皆奔齊

楚子入于郢賞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鬬懷九子皆從王有大功者子西曰請舍懷也以初謀欲弑王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遂逃賞王將嫁季羋季羋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

妻鍾建以為樂尹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左傳報觀虎之役也三年鮮虞獲晉觀虎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速公

作遬後同

左傳春鄭滅許因楚敗也

二月公侵鄭

左傳周儋翩子朝餘黨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

于周鄭於是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周六邑二月公侵鄭取匡鄭邑取匡不書歸之晉也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陽虎將逐三桓欲使得罪于衛舍于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衛嬖大夫追之公叔文子老矣公孫發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衛文公之鼎成之昭兆寶龜定之鞶鑑鞶帶而以鏡為飾也今西方羌胡猶然古之遺服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為

之賢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太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　按自宣公十八年書公伐杞之後魯無君者將八十年至是而侵鄭再侵齊一圍成皆書公豈公室能張而兵權在公哉三桓既微陪臣執國命而挾公以行耳召陵之盟口血未乾而鄭受囊瓦之奔弱晉間楚之敗而滅許又黨王室之亂人加兵天

子之六邑其罪大矣魯於是奉辭以伐之夫誰曰不可而陽虎之徒釁於勇嗇於禍以逞其私觀季孫獻俘於晉則魯安有奬王室之實哉故書侵以志其畢也

公至自侵鄭

是行也陽虎居中有異志焉往不假道還自南門入東門出以激怒於衛使微公叔文子之言公其危矣故致之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左傳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强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聘禮執圭以致君命執璧以致享幣其於夫人則聘用璋享用琮聘君與夫人一使兼致之夫人不別使也陽虎欲困辱三桓并求媚于晉既使桓子報聘晉君又別遣正卿報夫人聘晉人兼享之賤魯故不復兩設禮明經所以不備書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

陳氏曰特相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諸侯無主盟矣是故石門志諸侯之合也于鹹志諸侯之散也　自是而後盟沙盟曲濮會安甫盟黃會牽會洮皆齊鄭糾合之事與隱公初年事相似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公作沙澤

左傳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瑣即沙也

杜氏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　此齊衛合黨之

家臣成宰公斂陽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墮毀其軍以示弱而設伏兵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言虎欲夜掩齊師入其伏內則已必殺虎苫夷曰季氏家臣虎陷二子季孟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　按昭公逐於季氏羈棲鄆邑惟齊是依而齊不能為之出偏師向魯鄙問季氏之罪今間晉之衰結盟鄭衛加兵于魯覬覦代興是知時之或可而不知已之不可也見義不為非分妄動無名棄好豈不愚哉

附左傳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討儋翩之黨穀城在河南縣西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盂以定王室趙鞅言于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樂祁卒于大行晉東南山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晉地

二月公侵齊

左傳公侵齊攻廩丘之郛主人焚衝戰車或濡馬褐馬衣

涉佗捘子對反擠也衛侯之手及捥血至捥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問不入故公以晉詬語之詬恥也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茍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紲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茍衛國有難工商未嘗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左傳晉故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杜氏曰結叛晉曲濮衛地

從祀先公

盜竊寶玉大弓

左傳季寤季桓子之弟公鉏極公彌曾孫桓子族子公山不狃費宰皆

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叔孫氏之庶子無寵於叔孫氏叔仲

志叔孫帶之孫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不于太廟者順祀之義當退僖公懼于僖神故于僖廟行順祀禮祭尊可以及卑後代之主宜上徙太廟而食今徙上世之主下祀僖廟瀆也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都邑之兵車曰癸巳至將以壬辰夜殺季孫明日癸巳以都車攻二家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陽虎

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虎從弟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咋詐同慙語也仕駕反杜云暫也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欲使林楚免己于難以繼其先人之良對曰臣聞命後猶晚也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猶速也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孟氏支子築室於門外托築室以聚衆實欲以備難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

以強孟氏孟孫懼而歸之不敢殺子言季寤辨猶周徧也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示無懼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叛不書畧家臣

公羊傳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諫不從而去之定公順祀叛者五人諫不以禮去曰叛

穀梁傳貴復正也

杜氏曰先公閔僖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一故通言先公

胡傳蜀人馮山曰昭公至是始得從祀於太廟其說是也三傳皆以為順祀閔僖二公惟馮氏以為從祀昭公於太廟季氏逐君薨不得以時歸葬葬又絕其兆域在墓

道之南則其主父未得從昭穆而祔祭矣陽虎將殺季孫始以其主從祀太廟蓋欲著季氏之罪以取媚於國人也　薛氏曰從祀者何順祀也魯之祭也躋僖公外昭公從祀之始正其禮也此蕭用二說似優　劉氏曰陽虎將作亂而悉不得民心故於是為小正以售其大不正立小義以遂其大不義也　按既正閔僖之逆祀使昭公果未從祀亦在所正可知矣凡祭而失禮則書祭名祭非失禮為所舉革之事而書者則

書事此義重從祀故直云從祀先公而略其祭事也諸儒以為不書禘事與日者為事出陽虎而不正言之恐亦過矣

公羊傳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為者也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何氏曰季孫逐昭公之後取其寶玉藏于其家陽虎拘季孫奪其寶玉季孫取玉不書者舉逐君為重今按經書盜竊則明是取之公宮何說無據孟氏與叔孫迭而食之睋五多反而鋟且審反其板以爪刻其饋器之上葢板曰某月某日將殺我

地名弑不成郤反舍于郊皆說他會反然息或曰弑千乘之主季氏專魯國故云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夫指季孫也言季孫孺子耳得免而已不能圖已如丈夫何睋而曰彼哉彼哉望見公斂處父之師而曰彼哉彼哉再言之者切遽意既駕公斂處父帥師而至慬其靳反然後得免自是走之晉寶者何璋判白判半也半圭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魯得郊天故錫以白弓繡質質拊也龜青純純緣也謂緣甲䪲也千歲之龜青䪲穀梁傳寶玉者何封圭始封之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之

魯 蘇氏曰陽虎將殺季孫斯不勝而出取寶玉大弓於公宮以行其稱盜陪臣也寶玉大弓魯之分器也是時陽虎以鄆讙龜陰叛奔齊十年侯犯以郈叛及昭十二年南蒯以費叛皆以賤不書其書竊寶玉大弓何也分器重於地也分器重於地者賤貨而貴命也 杜氏曰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

孔氏曰公羊傳曰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彼不知魯有先王分器謬為言耳且所盜無龜知其

並是妄也

九年春王正月

附左傳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偽有疾乃使向巢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蠆勅邁反公作囆

得寶玉大弓

公羊傳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　穀梁傳惡得之得之堤下或曰陽虎以解衆也

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陽虎將西奔晉知齊必反已故詐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若刻反刻也其軸麻約而歸之刻其軸使易毀折麻約刻處而歸之令人不覺欲追者不能及載葱初江反靈寢於其中而逃葱靈輜車名賈逵云衣車也有葱有靈然則此車前後有蔽兩旁開葱可以觀望葱中竪木謂之靈其內容人卧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晉適趙氏

滅萊夷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以兵擊萊人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盟將告神犯之為不善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婢亦反去也之將盟趙氏曰按經不書盟傳何得云盟蓋左氏欲以歸汶陽之田歸功于夫子故謬為此說殊不知要而得之非聖人之正也故自遽辟之以下至齊侯將享公悉不取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

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乃逐桐門右師
宋公子地出奔陳（地公作池後同）
左傳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母弟辰曰子為君禮（辟君也）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安甫公作鞌）
杜氏曰安甫地闕

叔孫州仇如齊

左傳武叔聘于齊（謝致郈也）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以致郈德叔孫）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以猶為也）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言義在討惡非所以賜寡君）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暨下公穀有宋字彄苦侯反）

左傳辰為地請弗聽辰曰是我迋（古況反欺也）吾兄也吾

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雉者何五板而堵八尺曰板五堵而雉百雉而城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公侯之制也禮天子千雉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天子周城諸侯軒城　何氏曰郈叔孫氏所食邑費季氏所食邑二大夫宰吏數叛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說其言而墮之書者善定公任大聖復古制弱臣勢也不書去甲者舉墮城為重　蘓氏曰此孔子之

墮三都夫三都者三家强邑也當是時公山弗擾在費而郈侯犯之亂未久也三家之有三都已非公室之便而三都之為三都至是亦非三家之便也故叔孫氏始墮郈繼而季桓子墮費已而孟孫氏不肯墮成圍之弗克其不肯墮成也公斂處父之言曰無成是無孟氏也然則無費是亦無季氏也而墮之當是時桓子之心未敢自計其私也夫三都已墮其二則成之不墮固亦未害然亦豈終不克墮哉夫子久之

必有處矣旣而魯國方治而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夫使孔子上下之交方固桓子之志未移則一女樂豈足以間之齊人素善謀功利者歸女樂而謂足以間魯之用孔子乎是殆必得其間矣季氏權臣也桓子舍己權以聽孔子而隳其名都以彊公室其中豈無介介者顧以衰敗之餘藉之振起爲是降心以相從也今紀綱旣定外侮旣却魯旣治矣桓子豈甘於終絀者縱桓子甘之季氏私人必有以爲不利者故其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左傳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邯鄲廣平縣也午晉邯鄲大夫十年趙鞅圍衛衛人懼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今欲徙置晉陽晉陽趙氏邑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為邯鄲言衛以五百家在邯鄲常為是故與邯鄲親而置之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侵齊則齊當來報欲因懼齊而徙則衛與邯鄲好不絕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不察其謀謂午不用命召午而因諸晉陽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

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稷午子涉賓午家臣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壻父曰姻荀寅子娶吉射女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攻趙鞅董安于趙氏臣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懼見攻必傷害民請以我說晉國若討可殺我以解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　按邯鄲午無罪而趙鞅專殺不

忌其心已無君矣荀寅范吉射不請于君而擅伐之
信有罪也鞅不愬于君而遽興晉陽之甲抗晉人之
圍非叛而何是時强臣皆强其私邑以耦國無事則
專土以自豐有事則據邑以背叛鞅之欲歸衛貢五
百家于晉陽也封殖私邑之計也而邯鄲午慮絶衛
親奉命不速鞅以午荀寅之甥荀寅范吉射之姻也
疑午有貳心焉因是而遂殺之二家始禍蓋亦有執
言矣鞅苟有人臣之禮聽君大夫平其曲直可也而

遽入私邑以叛罪豈容誅哉穀梁子曰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此說是也左氏謂荀范不與圍邯鄲將作亂又言董安于請先備諸而趙孟不肯始禍此皆趙氏之辭趙氏後有國而史家踵其緣飾之私言也不足信也 吉射士鞅子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荀寅下公有吉字射食亦反又食夜反朝如字

左傳范皐夷 范氏側室子 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于范

折肱知為良醫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知韓魏）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　杜氏曰朝歌屬汲郡　汪氏曰朝歌衛之舊都衛從楚丘朝歌後屬晉

晉趙鞅歸于晉

左傳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

于公宫　公羊傳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
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
吉射荀寅與士吉射曷為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
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　胡傳書歸
者易詞也韓魏為之請晉侯許之復而寅與士吉射
去國出奔則無有難之者故其歸為易矣三子之叛
其罪一也鞅以有援故得復寅吉射以無助故終叛
春秋書鞅歸于晉非與之也以罪晉侯縱失有罪無

政刑耳　趙氏曰公羊云以地正國也據禮無專土藏兵之義今乃欲以私邑之强而正國則是末大而本小黜君而進臣也豈其然乎穀梁云貴其以地反也豈有身歸而地不歸乎　按晉六卿二荀氏荀寅中行氏也荀躒知氏也士氏即范氏也荀士二家自此亡知氏春秋後亡故止韓趙魏三家分晉　按趙鞅以地正國夫子正其叛臧武仲以防請後夫子正其要君誅不臣也公羊之言大失春秋之旨矣叛臣

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戌必與

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戌以其富也公叔戌

又將去夫人之黨靈公夫人南子黨宋朝之徒夫人愬之曰戌將

為亂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

附左傳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

終為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

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為亂安

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

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于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二月公作三月孫公作子佗徒何反牂子郎反公作牄七良反

左傳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

何氏曰不別以歸何國者明楚陳以滅人為重頓子以不死位為重

夏衛北宮結來奔

左傳公叔戌之故也　按衛靈沈耳于閨戌陽岐途而出結又來奔婦之口可以出走婦之哲可以傾城可無戒夫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敗必邁反下並同檇音醉公作醉

左傳吳伐越報五年越入吳越子句踐句踐越王允常子也初少康之庶子封于

杜氏曰檇李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　通典蘇州春秋吳國之都也其南百四十里與越分界昔吳伐越越子禦之於檇李則今嘉興縣之地史記世家闔廬十九年伐越句踐迎擊之檇李賈逵注云檇李越地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牽公作堅又作掔齊魯為會止此

左傳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於脾上梁之間即牽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二子晉大夫中行氏之黨率狄

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

入于朝歌　杜氏曰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左傳范氏故也　杜氏曰洮曹地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公羊傳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天子上士以名氏通脤者何俎

實也腥曰脤熟曰燔　杜氏曰石氏尚名脤祭社之

過宋野（就會獻之故自衛行而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婁豬求子豬以喻南子艾豭喻宋朝艾老也）太子羞之謂戲陽速（太子家臣）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　按是時南子行不正而疑人之將圖已也則恒先事而去之公叔戍惡宋朝之徒則誣之曰戍將為亂太子還自宋而朝少君見其顏色則誣之曰

蒯聵將殺子皆無事狀而太子尤寃戲陽遬之事葢以疑為實而增加之而傳者又信之也

衛公孟彄出奔鄭

左傳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太子告人曰戲陽遬禍余戲陽遬告人曰太子則禍余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為以紓余死諺曰民保于信吾以信義也使義可信不必信言 按傳曰男女有別夫婦有義

而後父子親父子親而後君臣正豈不信哉衛靈公
以寵南子恣其所欲爲之名宋朝而蒯聵至于欲殺
夫人弗克而出奔身死而以孫爲嗣致據國拒父沿
及再世皆父不父而子不子則以南子故也漢武帝
溺於聲色游燕後庭太子希得進見而巫蠱事起京
師流血子父皆敗唐明皇以韋武惠妃而太子瑛鄂
王瑤光王琚皆以母失職怨望而同日見殺然則男
女無別夫婦無義而父子不親之爲徵也豈不明哉

豈不明哉公叔戌太子蒯聵皆以欲正南子之亂而不知其道是以及難易曰幹母之蠱不可貞以剛承柔而治其壞當巽以入之使之身正事治而已若伸已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是時靈公陽位而陰才南子陰尊而不正以易言之固幹母之蠱之時也公叔戌欲去夫人之黨疾惡之正也而不免為犯上世子蒯聵之命戲陽速羞惡之心也而不免為作亂故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

圖已也則不在一戲陽速明矣三顧不進疑之而遂實之益可見矣蓋夫人之忌太子而欲去之久矣此等特以加之罪為之辭耳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大蒐于比蒲比音毗書蒐止此

何氏曰書大蒐譏亟也大蒐之禮五年一為若數於此則書而譏亟若緩於此則書而譏罕　張氏曰蒐而邾子來會則公親蒐矣而不書公以軍政不屬公

處以致死今杜不用改卜禮也　趙氏曰常怪鼷鼠食郊牛致死上元二年因避地會稽時牛災小鼠噬牛纔傷皮膚無不死者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左傳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焉

二月楚滅胡　按名陵之會頓胡與焉去年滅頓今年滅胡討從晉也左氏之言未必實

夏五月辛亥郊

汪氏曰不書卜郊徐彦疏云言郊則知卜吉可知夫正月改卜牛若在滌三月則當以四月郊今郊於五月蓋卜以四月郊而不吉又卜五月必龜從而後郊也故但書改卜牛不書卜郊經於卜郊不從則書之以譏瀆卜而從則但書郊之過時以譏其慢耳

壬申公薨于高寢

左傳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

賜多言者也　穀梁傳髙寢非正也

鄭罕達帥師伐宋（罕公作軒）

左傳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宋地）　杜氏曰宋公子地奔鄭鄭為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渠蒢公作蘧蒢蒢直居反）

左傳謀救宋也　欲救宋則失久好之鄭欲弗救則失新附之宋故為是觀望之役　按五氏垂葭之次皆為伐晋此次疑亦為謀晋而出故明年伐晋

左傳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　杜氏曰公未葬而夫人薨煩於喪禮不赴不祔故不稱小君臣子怠慢也反哭於寢故書葬　孔氏曰哀十二年孟子卒傳曰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是由反哭於寢故書葬也　公羊傳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　胡傳公羊子曰有子則廟廟則書葬曾子問並有喪則如之何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同時有父母之喪或祖父母之喪葬則先母而後父奠則

故春秋亦從而書夫人薨書葬小君以著其非禮姒氏哀公之母定公之妾已君未君皆不得稱夫人卒曰姒氏卒葬曰葬定姒皆正名也非以未踰年不稱夫人小君而已踰年則可稱也

冬城漆

左傳書不時告也杜氏曰實以秋城冬乃告廟魯知其不時故緩告書以示譏

汪氏曰他國有事或過時而告於魯豈有魯國城邑過時而告于廟可以揜其實乎此非人情也　按漆

害隨之謀國如此三桓之罪哀公之惛也魯欲不削得乎

乾隆御覽之寶

春秋輯傳卷十二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